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三

北魏

太子晃

魏太武帝延和元年立晃為皇太子晃太武長子立時年五歲明慧彊識所聞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太武甚奇之西征凉州命晃監國真君四年從太武討柔然至鹿渾谷與賊相遇言于太武曰賊不意大軍猝

至宜速進擊掩其不備尚書令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須諸軍大集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太武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既而獲其候騎言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太武深悔之自是晃所言軍國事多見納五年命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諸上書者皆稱臣上疏儀與表同晃頗信任左右營園田而收其利侍郎高允嘗爲晃授經甚見禮待

切諫曰殿下國之儲貳言行舉動四方所則而營立私田與販酤市廛競尺寸之利願斥去邪佞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則休聞日至謗議可除不聽晃為政精察中常侍宗愛性險暴所行多不法晃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任事東宮微為權勢與愛不協愛恐為所糾遂搆其罪太武怒斬道盛于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時年二十四謚曰景穆太武後知其無罪追悼不已宗愛懼見誅遂弒之文成帝即

位愛伏誅追尊景穆為皇帝

臣等謹案太子晃以明慧之姿出從征伐入綜機務撫軍監國可謂兼之而讒搆所乘竟以憂卒者何哉蓋太武早為建立並總百揆上疏稱臣事件當宁寖至營弁私利謗議微開依附者藉權勢以憑陵仇怨者逞憸邪為傾陷道盛之獲罪宗愛之貽禍厥有由然太武不審慎于幾先徒追悔于事後致賊臣懼誅旋行弒逆既亡其子而并自隕其

身倚伏之故可不豫凜氷淵也歟

廢太子恂

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立子恂為太子恂孝文長子始生時文明太后以恂當為太子乃賜其母林氏死自撫養之年四歲太后親為立名字元道及冠于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誡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後每歲征幸恂嘗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學體素肥苦河南暑

熱常思北歸中庶子高道悅數切諫恂甚銜之孝文幸崧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于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厥明尚書陸琇馳啟孝文孝文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之拘于城西別館引見羣臣于清徽堂議廢之太傅穆亮少保李沖並免冠稽首謝孝文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恒朔惡孰大焉若不去之是社稷

之憂也乃廢為庶人置于河陽無鼻城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恂在困躓頗知咎悔孝文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告恂復與左右謀逆乃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賫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初孝文嘗謂崔光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光曰太子幼年涉學不宜于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帝以光言為然

臣等謹案元魏踵漢武之失將立其子而先隕其母以杜干預政事之漸始自道武而文成以下相率行之如文明太后撫養恂而賜其母死皆流弊使然也

御批通鑑輯覽以漢武懲呂后而殺鉤弋已屬過舉元魏乃竟以為故事立此滅倫之法不特因噎廢食實非人世所宜有之事大哉

王言信足維倫紀于萬世矣至恂冲年輕踈本未堪君

國之重孝文立爲儲貳寄以留守旋因謀奔伐北
驚擾洛中手刃宮僚跡同背叛其廢黜固宜向使
孝文慎怒于初不亟爲建立則恂之縱逸何自而
開下之譏謗何縁而進乃始則亟于建儲先致其
母于死繼復處之不得其當釀成嫌釁致陸琇馳
告于前李彪搆誣于後終于母殞子廢賜死河陽
豈非孝文始謀之不臧有以啓之歟

北齊

廢帝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立子殷為太子殷文宣長子也是為廢帝時年六歳母曰李皇后七年文宣如晉陽太子殷監國文宣每言太子性質不似我欲廢之而立太原王紹德嘗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之末年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正道太子字也初文宣命邢邵制名字尤之曰殷

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卲惲請改焉不許曰天也因謂母弟常山王演曰奪時但奪慎勿殺十年文宣殂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太子殷即位尊李后為皇太后婁太后為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受遺詔輔政以演與長廣王湛權重位逼恐不利于嗣主乃奏以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演為太師録尚書事二王拜職于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赴之湛伏家僮數十人于坐執愔等突入雲龍門送愔等于御前婁

太后臨昭陽殿李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演奏愔等罪婁太后謂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帝不能言李太后拜謝婁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丐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斬愔等是歲婁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出居别宫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演遂即位于晉陽是為孝昭帝其明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昭帝恐濟南復興密行鴆毒不從乃扼而殺

之昭帝之殺悟等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及昭帝出畋墜馬絶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不對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遣使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也長廣王湛立是為武成帝封百年為樂陵王㑹白虹貫日欲以百年厭之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奏之武成怒使召百年百年入令左右亂捶擊之氣息將盡曰乞命願

與阿叔作奴遂斬之瘞于後園紹德亦為武成所殺

臣等謹案廢帝在東宮時史稱其温裕開朗綜覽時政雅有令名文宣立為太子復欲廢之而立紹德雖其事未果而儲位危疑岌岌乎慮有隱禍焉蓋以常山長廣二王地逼而勢盛太子幼冲之年仁柔之質恐其不克有終耳然既逆知有變不思豫為之所而徒明示建儲導以覬覦任其篡奪則何如不立之為愈乎文宣以殷屬演演以百年屬

湛卒之入據大統戕害惟恐不速先後效尤殆同一轍天道好還理符影響而文宣之釀成禍亂實不得辭其責恭繹

御批通鑑輯覽謂演不能容殷湛獨能容百年乎作法不臧丁寧嗟何及耶

指示深切所以振聾警瞶者至矣

北周

宣帝

北周武帝建德元年立贇為太子贇武帝長子文宣后
崩武帝諒闇詔贇總朝政每廵幸常留監國贇好暱近
小人宮正宇文孝伯言於武帝曰太子春秋尚少志業
未成請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及矣武
帝斂容曰正人豈復過卿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
如人對曰中人武帝顧謂齊王憲曰百官佞我惟運所
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
仲相之則治豎貂輔之則亂武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

宫官以輔之贇不悦五年命贇廵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大將軍王軌與宇文孝伯從行宫尹鄭譯王端並有寵贇在軍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武帝怒乃杖贇除譯等名贇大銜之軌後因侍生白武帝言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深以為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武帝遇贇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冬盛暑亦不得休息有過輒加捶扑敕宫官録其言動每月奏聞贇懼矯情修飾以是

過惡不上聞突厥寇涼州武帝伐之以疾留雲陽宮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付以後事遂殂贇即位是為宣帝即逞奢欲曾無戚容不踰月而葬詔議即吉樂運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不從召譯譯等復為近侍殺王軌及宇文孝伯立長子衍為太子衍後改名闡未幾傳位於闡自稱天元皇帝大象二年以疾殂其明年隋公楊堅廢闡為介國公尋弒之北周亡

臣等謹案周武識嗣子之非才慮其不堪承統嚴

於督責妙簡宮僚可云悉心諭教者矣然以宗祧至重早示建儲總政領戎長其驕佚所謂義方著訓者僅屑屑於朝見進止之節隆冬盛暑之勞而其昵比小人動多爽德未能使湔滌自新也卒乃置王軌之讜言付孝伯以後事徒令二人俱死於淫刑而無裨國計史譏其滯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詎不信夫至贇之昏暴自絕於天身既速殞而國亦隨之固無足言者而宇文氏之經營締

搆未踰二紀不祀忽諸則皆成於武帝始謀之失也

隋

廢太子勇 蜀王秀附

隋文帝開皇元年立子勇為太子文帝五男皆獨孤后生長曰勇次煬帝廣次秦王俊次蜀王秀次漢王諒勇小名覞地伐文帝受禪立為太子使叅決政事時有損益皆納之文帝嘗從容謂羣臣曰前世帝王溺於嬖幸

廢立由此而生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勇性寛厚率意無矯飾文帝好節儉勇嘗文飾蜀鎧見而不悦誡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擬分賜汝兄弟今賜汝舊所帶刀子一枚幷葅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詣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牧正冬朝賀

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時帝令選強宗入上臺宿衛高頻奏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左右何用強武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習蓋疑頻子表仁尚勇女故以此言防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責勇然昭訓遂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晉王廣知之

愈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
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遣左右至廣所必與蕭妃
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屏
匿美姬於别堂惟留老醜者給事屏帳改用縑素故絶
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愛廣特異諸子廣
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宫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
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宫恒蓄盛怒
欲加屠陷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

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凡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耶廣又拜嗚咽不止后亦悲不自勝廣知后意移始搆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楊素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用以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嘗恐

覘地伐潛害之素盛言太子不才后遣素金使贊帝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寢息其中布衣草褥冀以當之文帝使楊素覘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文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悉事皆聞奏因

加誣飾以成其罪文帝遂疎忌勇又令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内外喧謗過失日聞開皇二十年文帝至自仁壽宫御大興殿作色謂東宫官屬曰仁壽宫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臥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驚急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耶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宫事狀以告近臣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

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曰阿嬢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物新婦初亡我疑其遇毒嘗責之便懟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想此何必是其所生倘或非類便亂宗祏我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常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

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不聽於是勇與諸子皆被禁錮收其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恠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旻付法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大五六圍顧左右曰此槐作何罷用或對曰堪取火於時衛士皆佩火燧勇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

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怪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别有所在此令長寧王以下詣仁壽宫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宫服玩似加琱飾者悉陳於庭以示羣官為太子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引勇及諸子列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為庶人遂詔元旻唐令則等誅戮

有差移勇於内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為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宫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陳枉屈廣遏不得聞升樹叫聞於帝兾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癘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及帝寢疾於仁壽宫廣入侍姦亂事聞帝大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閤為敕書素聞以白廣矯詔執述巖繫獄令張

衙入殿侍疾盡遣後宫出就别室廣遂弑帝自立矯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追封房陵王不為置嗣勇長子儼後遇鴆卒諸子分徙嶺外皆勑殺之蜀王秀在益州頗奢僣聞廢勇立廣意甚不平廣恐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譖之文帝徵秀還京師付執法者令楊素推治之廣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書文帝及漢王諒姓名密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幷作檄文置秀集中以聞帝廢秀為庶人幽之内侍省煬帝時禁錮如

初後爲宇文化及所害

臣等謹案開皇手移周鼎混一區宇二十餘年方內晏如可謂勤於創業者矣乃再傳失國亡也忽焉其釁肇於兄弟之閒而其毒發於君父之際自縱尋斧剪伐木根而柯葉繼隕廢立亂亡之禍殆甚於秦之二世何其酷歟蓋隋文五男同母旁無側庶方以爲前星既定宗子維城之固遠軼曩代也詎知東宮之恩寵漸衰晉邸之狡謀已啟內有

獨孤外有楊素構成貝錦僭過日聞以致投杼聽讒竟遭幽廢㿉死無以自明是廣之包藏禍心睥睨神器奪嫡之舉早伏於建儲隋文惑晳牝晨不自覺悟迨於抵牀呼召悔已莫及而凶逆隨之稔惡蕭牆宗社淪覆伊誰之咎乎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廣竊窺主意矯飾希寵隋文墮其術中而獨孤后妒嫉險刻遂使儲位中移國祚不享隋之天下亡於廣而實亡於獨孤然隋文受制婦

人綱常不振亦自亡而已耳恭繹

睿諭洵如軒鏡畢照物無遁形而正國閑家之道所以

弭患未然者誠不可不辨之於早也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四至六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纂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周光裕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四

唐

隱太子建成 齊王元吉附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封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建成高祖長子與秦王及元吉俱竇皇后出隋義寧元年唐國建為世子開府置官屬又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徇洛陽還授尚書令高祖

受禪立為皇太子欲其習事較非軍國大務聽裁決之初高祖起兵晉陽皆秦王之謀許以事成立為太子固辭而止五年劉黑闥亂河北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建成曰秦王功冠天下中外歸心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殘孽衆不盈萬宜自往擊之以取功名庶可自安建成遂請行敗黑闥於洺水建成性驕侈荒色嗜酒畋獵無度元吉猜鷙好兵多過失皆無寵秦王功業日盛建成乃與元吉協謀傾

之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於上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秦王嘗侍宴秦王念母太穆皇后早終不及見有天下偶流涕妃嬪因中傷之曰海内無事陛下春秋高宜自娛而秦王輙悲泣是憎妾等耳陛下萬歲後妾子母將無遺類皇太子仁孝必能保全高祖為之惻愴由是無易太子意七年六月高祖幸仁智宫建成居守秦王及元吉皆從先是建成私募驍勇二千人為東宫衛士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令左虞候率可達志募幽州

突厥兵三百置宫中又令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安欲為變至是秦王從高祖於仁智宫建成使元吉就圖之又使郎將尒朱煥等賫甲遺文幹趣舉兵煥等至中途告變文幹遂發兵反高祖手詔召建成建成懼不敢往詹事主簿趙弘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往謝罪建成乃詣行在所叩頭請死是夜囚之幕中以兵守之召秦王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者衆爾當自行還吾以爾為太子秦王軍至寧州文幹為其下所殺傳

首京師方秦王之行也元吉及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彛復為營觧於外帝意遂變復詔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而流王珪等於遠方九年六月太白經天時建成元吉與秦王猜怨日深秦王嘗從高祖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剌之建成恐事不果止之元吉愠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夜宴秦王毒酒而進之王暴心痛吐血數升高祖欲遣秦王居洛陽悉主陜以東建成等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留之長安一匹夫

耳因密使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皆喜躍觀其意恐不復來事遂寢元吉密請害秦王高祖不應行臺郎中房元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無忌告秦王召杜如晦謀之亦如元齡言時突厥犯邊建成薦元吉北擊乃多引秦王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元與俱又籍秦府精兵益麾下帝知之不能禁建成謀於元吉曰吾與秦王餞汝

於昆明池伏壯士拉殺之因說帝授我以國而立汝為
太弟率更丞王晊密以謀告秦王長孫無忌等請先事
圖之秦王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
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尉遲敬德等皆勸
早決計秦王乃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且曰臣無負兄
弟今欲殺臣是為世充建德復仇臣實愧見諸賊於地
下高祖驚報曰明旦當窮治爾必早參明日秦王率長
孫無忌等伏兵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至臨湖殿覺

有變遽反走秦王隨呼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彀者三秦王射建成殺之敬德射殺元吉俄而東宮齊府兵三千攻元武門矢及殿屋敬德以二人首示之衆乃散去高祖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為之奈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高祖曰此吾夙心也乃召秦王慰撫之秦王號慟不能止遂立為皇太子高祖自稱太上皇是年八月詔傳位

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是為太宗追封建成為息王謚曰隱追封元吉為巢王謚曰剌

臣等謹按唐有天下三百年制度規模娩美兩漢太宗之開基定業尤為三代以下賢君乃其始以兄弟之禍致多慚德斯固不能為太宗諱而高祖昔於先事實有以召之也夫秦邸功勲寖盛衆望翕歸啓悬天人允宜嗣服若建成以聲色遊畋為事承祧繼體詎足當諸高祖不熟思諦審爲奠安

社稷之圖於大寶初登即令建成正位主器斯已晳矣而前起晉陽之師後討慶州之甲則又再許秦王為儲貳反復周章幾於置棊不定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高祖泥古而立建成即當有以處世民及文幹通謀事發已許廢建成而立世民矣顧乃外惑佞臣內牽嬖妾濡忍釀禍誰執其咎誠探本之

至論也向令高祖以付託綦重內斷於心勿狃於嫡長

之言勿亟為册立之事不特建成之驕修陰折其萌彼鷙如元吉者亦何所施毒乎至元武門之變
聖祖御批斷以高祖不能早定大計優柔致禍太宗不能委蛇善全骨肉相殘固由其謀之不臧匪獨所遭之不幸
御批輯覽引而申之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高祖既不早見及此行一不義聖人不為太宗能無深疚斯言可以

折東古來聚訟之紛紜矣

太子承乾 魏王泰附

唐武德九年太宗即位冬十月立子承乾爲皇太子承乾長孫皇后出始封常山郡王後徙封中山太宗即位時年甫八歲立爲皇太子貞觀四年詔訟不決者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斷不服然後奏聞每行幸則令監國承乾好聲色游畋居宮中與羣小相褻狎餙非辨給時東宮官屬若于志寧孔頴達令狐德棻張元素趙弘

智等皆天下選承乾寢虧禮法數有規爭太宗必厚賜金帛以厲其心然承乾卒不悛寵昵宦官治宮室妨農功役使僕御不許蕃休私引突厥入宮胥怒志寧言切直遣張師政紇干承基往刺之時志寧方居母喪寢處苫塊二人入見不忍殺乃去太宗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承乾發取無度張元素諫曰恩旨未及六旬用物已逾七萬驕奢無藝孰有過此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又以久不見賓友上書切諫承乾惡之夜

令户奴以檛伺擊幾殆時魏王泰有美名帝愛重之而承乾有躄疾過惡屢聞懼見廢與泰交惡泰亦謀奪長各私樹黨承乾陰令人稱泰府典籤詣元武門上封事帝省其書言泰罪狀帝怒捕之不獲漢王元昌所為多不法帝數譴責之由是怨望承乾與之善常襞氈為鎧列丹幟勒部陣與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為樂不用命者抶之至死謂左右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陰遣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魏王泰不克遂與元昌

侯君集李安年趙節杜荷唾臂血為誓謀以兵入西宮十七年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即上變告帝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詔廢承乾為庶人幽之元昌賜自盡君集安儼節荷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入侍帝面許立為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帝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惟有一子當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

授國晉王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太子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紜至此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流涕曰吾不能也泰恐帝立晉王謂之曰汝善元昌得無及乎晉王憂形於色帝怪問之以狀對帝憮然始悔立泰之言謂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褚遂良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奪刀以授晉王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帝乃使晉王拜謝曰舅許汝矣即御太

極殿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是為高宗帝謂侍臣曰我若立泰是太子之位可以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尋改王順陽居均州之鄖鄉帝復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高宗小子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欲立之何如無忌曰太子長厚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帝乃止高宗即位詔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羞膳異等薨於鄖鄉

臣等謹案承乾立為太子年甫八歳史稱其敏恵識大體當日東宫僚屬品望文學均極天下之選輔導規箴不遺餘力宜其德行懋修克膺神器之重也乃年既寖長過惡日聞嫉正若讎陰圖戕害甚且踵齊州之覆轍結漢王之陰謀卒至廢徙而不悟何歟蓋太宗即位之初未及改元遽冊太子其時方在弱齡質性未漓尚無失德厥後狎昵羣小聲色慢游辨給之才足以飾非忠正之諍不聞

納牖如孔頴達于志寧諸臣太宗厚賜金帛冀以愧厲其心而怙過彌甚至泰以文辭被寵滋其驕溢幾有匹嫡之嫌遂至各樹朋黨互相傾軋

御批通鑑輯覽謂承乾之廢雖不盡由泰之構讒然其覬覦已非一日至於殺愛子以要寵則肺肝如揭太宗以兩棄處之可謂得當然承乾輩之閱牆與建成元吉如同一轍幸未至元武門之甚耳

明訓昭然使萬世益凜天道好還之誡而太宗建儲早

計以致太子不終藩臣窺伺豈非自貽伊戚乎迨

晉王既正儲位復以柔懦為疑胸無卓見

御批以太宗既不審定於前乃欲屢易於後且此何事

而與其臣謀之卒至高宗立而有武氏之禍唐室

幾亡或以無忌為能安嫡不知其實為罪魁

至論抉微信非管蠡所能窺測者矣

懿德太子重潤

高宗永淳元年立重潤為皇太孫重潤中宗子韋后所

生本名重照避武后諱改焉中宗爲太子時生於東宫高宗喜甚乳月滿爲大赦天下是歳立爲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彞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懐子 爲皇太孫齊立文恵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宫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悦詔議官屬敬彞等奏置師傅友文

學祭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錄六曹等官
加王府一級既而帝疑其非法卒不補授將封嵩山名
太子赴東都以太孫留守京師及中宗遷房州太孫府
廢貶為庶人幽之帝復位封邵王大足元年張易之兄弟
得幸武后或譖重潤與其女弟永泰郡主及主壻竊議后
怒杖殺之年十九重潤秀容儀以孝友稱死非其罪人
皆悼惜神龍初追贈皇太子及謚

臣等謹案自漢魏以後未有太子尚在青宮而復

立太孫者高宗屢建儲位鮮能保終至立中宗為太子時已歷三變宜其怵然為戒矣乃猶不鑒于前轍復開太孫府以置官僚一時議禮諸臣如裴敬彝王方慶輩心識其非不能堅持力諍轉依違附會以孫為王父尸之文曲行將順迨詔議官屬帝亦以非法為疑而竟無有匡正之者迨乎中宗之世重潤已廢復封武氏之猜忍已深讒譖乘間構之卒遭非命揆溯禍源詎不始於封邵王之時

而實開於立太孫之日也高宗既不克保其子復延及其孫所謂燕詒者安在是則周亂唐紀雖天稔厥禍豈非繫於人謀之不善哉

節愍太子重俊

中宗神龍二年七月立子重俊為皇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後宮所生始封義興郡王改封衛王至是立為皇太子重俊性明果然未有賢師傅舉事多不法秘書監楊璬太常卿武崇訓並為太子賓客二人皆主婿年少

無學術惟以狗馬蹴踘相戲昵左庶子姚珽數上書諍導右庶子平貞慎又獻孝經義養徳傳以諷重俊皆優納而不克用時武三思挾韋后勢將圖逆深忌重俊崇訓又三思子尚安樂公主常教主凌辱重俊以非韋氏出呼之為奴或勸主請廢重俊為王自為皇太女重俊不勝恚忿景龍元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冲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第使左金吾大

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而入索韋后安樂公主所在又貽容上官婉兒素與三思通扣閣索之后挾帝馳赴元武門樓召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率留軍飛騎拒之多祚兵不得進帝據檻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忽為亂若能歸順斬賊者有賞於是千騎倒戈斬多祚等餘黨遂潰重俊奔終南山遣果毅趙思慎率輕騎追之重俊至鄠縣西為左右所殺詔殊首朝堂獻太廟并祭三思

崇訓之柩睿宗立加贈謚初重俊被害官屬莫敢視惟
永和丞甯嘉勗解衣裹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怒收
付獄貶興平丞卒
臣等謹案史言中宗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
蓋武氏之後繼以韋氏禍亂接踵可謂極矣中宗
有子四人皆不得其死而嗣亦不傳論者謂自絕
於天故天殲其德而絕之殆不為過當重俊之立
在神龍復辟之年其時武后已殁凶焰幸熄宜前

星之得安其位也乃以武三思之忮忌安樂公主之欺凌遂致憤激稱兵鋌而走險無異戾園之斬江充而弃窴之餘至於殊首朝堂告祭三思父子之柩則其禍為尤甚計立儲以及隕身甫屆一朞耳重潤之譖死武氏為之重俊之兵死韋氏成之而要皆中宗失道不能持魁柄以遏亂萌故釁萌故養癰屢潰而不知警悟使非臨淄戡定纂承大統則唐祚不幾於中絕耶

太子瑛

元宗開元三年正月立子瑛為皇太子瑛元宗第二子母趙麗妃始封真定郡王進封郢王至是立為皇太子七年詔太子諸王入國學行齒冑禮明年瑛加元服見太廟十六年納妃薛氏初瑛母本伎人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即位擢妃父元禮兄常奴皆至大官而鄂王瑶母皇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亦帝在臨淄邸時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異等太

子及二王母寖見疎薄瑛與瑶琚等以母氏失職頗怏怏惠妃女咸宜公主壻楊洄揣妃旨常伺太子短以告惠妃妃訴於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衍天下方深慶幸今三子不聞有過奈何一旦廢棄之乎且太子國本不可輕揺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帝默然惠妃密使宫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奏聞帝為動容故太子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

甫專國數稱壽王之美以阿妃意妃深德之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復構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薛鏽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瑛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已甲而來矣帝使中人視之如其言遽召宰相議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帝意乃決並廢為庶人尋賜死天下寃之號三庶人其年惠妃數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召巫祈請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祟乃止

臣等謹案明皇即政初年勵精圖治開元之際幾致太平及天寶中以溺於嬖愛窮極奢侈遂至竄身失國論者謂貴妃楊氏實為女戎不知武惠妃擅寵後宮恣行蠱媚已在楊氏之先明皇始以瑛母得幸立為太子繼而太子與鄂光二王之母漸見疎薄惠妃母子寵絶等倫而掩袖之讒半夜之泣浸潤乎其間重以奸相險詖曲加傾陷雖以張九齡之持正不阿侃侃陳諍幾於力可回天追身

既罷斥而事卒不可為矣夫以儲位之故構嫡交秉致明皇一日而殺三子是惠妃幃闥之禍更烈於太真而明皇愛憎屢移不思所以保全其子三庶人之獄天下銜冤固不待安史亂逆而國勢已岌岌乎殆矣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莊恪太子永

文宗太和六年十月立子永為皇太子永文宗長子母王德妃初封魯王帝以求年幼宜得賢輔因名王傅和

元亮問事元亮以卒史進不知書一不能對帝謂宰相曰王質性可教宜擇賢士大夫爲官屬不可復用元亮輩於是以戸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太常卿鄭肅兼長史戸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初帝以晉王謹愿欲建爲儲貳未幾晉王薨帝哀悼甚不復議東宫事乆之乃有是命開成三年詔宫臣詣崇明門謁朔望侍讀偶日入對太子稍事燕游不能循法度保傅戒告不納又母愛弛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帝怒御延英殿引見羣臣議廢

黜羣臣頓首言太子春秋盛可俟改過且國本至重願
加寛宥御史中丞狄兼謩涕泣固諍帝未決翌日羣臣
又連章諭救意稍觧詔太子歸少陽院以中人護視誅
倖昵數十人敕侍讀竇宗直周敬慎仍詣院授經然永
終不能自白其讒而行已亦不加脩也是年暴薨帝悔
之明年詔以陳王爲太子甞宴會寧殿俳兒緣橦有一
人環走其下憂怖若狂問之乃其父也帝感泣謂左右
曰朕富有天下反不能全一兒乎遂召教坊劉楚材宫

人張十二等數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立命殺之

臣等謹案文宗承怠荒之後恭儉以率天下思得賢士大夫輔導魯王俾克成就其德意非不善也乃自有東宮之命寢事燕游不遵矩度雖宫僚以時謁對而正言戒告置若罔聞則所謂致譖毁之端者固不專係其母之愛弛矣厥後廢黜之舉以羣臣固爭幸得中止而究不能祓濯自新故蔓菲

之讒至死無由一雪迨會寧設宴感動泣下立誅
教坊宮人等以正搆害太子之罪而始之不慎悔
已莫可追矣然則文宗所云富有天下不能全一
子者豈待入少陽院而始知其不終哉蓋當建儲
之日早有以啟其侈心而名夫釁隙也詎非千秋
之烱鑒歟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四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五

宋

太宗

太宗初名匡乂改賜光義即位後改名炅宣祖第三子母昭憲皇后杜氏初仕周爲供奉官都知太祖即位拜殿前都虞候累進大内都部署加同平章事行開封尹再加兼中書令征太原改東都留守封晉王建隆二年

昭憲太后不豫命太祖曰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受命后因顧樞密直學士趙普謂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命普即榻前爲誓書普於紙尾署曰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開寶九年冬太祖屬疾王在南府命宦者王繼恩中夜馳詣府邸召王入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遥見燭影後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避遜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王曰

好為之帝崩即皇帝位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齊王先帝子德昭為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遂改是歲為太平興國元年命太祖子及齊王廷美子並稱皇子四年帝北伐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常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

耶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賜謚曰懿後改吳王又改越王
尋以平北漢功進齊王廷美為秦王七年或告秦王廷
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上不忍暴其事遂罷廷美開封
尹授西京留守先是盧多遜專政屢譖趙普謂普初無
立上意普深銜之會普再相廉得多遜與廷美交通事
上聞上怒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
堂官趙白等六人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
遜自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去年九月中

又令趙白言於廷美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遣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我亦願宮車早晏駕至是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咒詛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勒廷美歸私第詔稱貴州防禦使德恭等仍爲皇姪皇姪女適韓氏去雲陽公主號降右監門將軍韓崇業爲右千牛衛率府率仍去駙馬都尉號並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貶閻矩爲涪

州司戸叅軍孫嶼爲融州司戸叅軍皆秦王廷美官屬
坐輔導無狀也趙普以廷美居西洛非便復諷知開封
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逺郡以防他變
詔降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命崇儀使閻彦進知
房州監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雍熙元年廷
美至房州因憂悸成疾而卒上聞之嗚咽流涕謂宰相
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凶悪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
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兹殞逝痛

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遂下詔追封廷美爲涪王謚
曰悼後上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
後出嫁趙氏生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鞬左右而
廷俊泄禁中事於廷美邇者鑿西池水心殿成橋梁未
備朕將泛舟往焉廷美與左右謀欲以此時竊發不果
即詐稱疾於邸俟朕臨省因而爲變有告其事者若命
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不欲暴揚其醜及盧多
遜交通事發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過益怨望出

不遜語始命遷房陵廷俊亦但從貶宥朕於廷美蓋無負矣言未訖爲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西池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初昭憲太后遺命蓋欲太祖以次傳位故帝即位之初即令廷美尹開封迨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絶廷美始不自安已而柴禹錫等告廷美陰謀上疑以問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因言預聞顧命及先朝上表自愬事上於宮中訪

得普前所上章並發金匱得誓遂大感悟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爲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他日帝以傳國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于是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普之爲也帝在位二十二年以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崩謚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真宗即位追復皇叔涪王廷美西京留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河南尹秦王贈兄德昭爲太傅元符三年改封

秦王為魏悼王魏王為燕昭王

臣等謹按以弟嗣兄非繼體之正杜太后祇知國有長君為社稷福不知以次傳位迭啓猜疑易滋禍本太祖之曲從亂命趙普之預立誓書胥失之也史家於光義嗣位每多微詞

御批通鑑輯覽謂燭影斧聲乃李燾長編汚衊太宗之語証以宋史不書益明其妄第太宗即位以後自私其子猜忌日深聞軍中有立德昭之語意為不

懌其論太原行賞初非過舉乃捺之已甚致德昭

不得其死

御批謂軍中謀立本無形迹或讒人搆釁揣測而爲之

太宗遽責以待汝自爲德昭雖欲不死而不能允

爲春秋誅意之論至廷美得罪成於趙普蓋預窺

太宗有渝盟之意故展轉誣陷冀得固寵取容觀

其一誤再誤之對與榻前作誓前後異轍如出兩

人伏繹

御批以趙普始因多遜之毀請備樞軸以察奸變繼乃
搆成冤獄圖報夙嫌而於廷美略無顧忌至諷李
符上言必欲置之于死地則天良澌滅誠論語所
稱鄙夫無所不至
丹毫評隲斧鉞昭然豈爲大臣受顧命者所宜出此夫
傳位至重雖嗣服承祧尚不宜顯行册立致召釁
端豈有經歷數傳由弟及姪欲奉太后遺言保其
勿替爲可得乎是故宋室之禍昭憲啓之太祖成

之若趙普者徒自爲身計既負太祖誓言又陷太宗於不義律以苟息忠貞之誼其又何辭乎

元

裕宗

裕宗諱珍戩世祖嫡子也母昭睿順聖皇后鴻吉哩氏按鴻吉哩氏原作洪吉拉氏今譯改後倣此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令四年兼判樞密院事至元初省臣奏請王署敕每月必再至中書十年二月立爲皇太子十六年秋九月詔太子

叅決朝政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後奏時阿哈瑪特（按阿哈瑪特原作阿合馬今譯改後倣此）擅國太子惡之未嘗少假顏色十九年春三月皇太子從帝如上都阿哈瑪特留守京師益都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怨阿哈瑪特密鑄大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詰問不伏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省中遣使出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

門夜二鼓至東宫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哈瑪特數語
著即牽去以所鑄銅鎚擊其腦立斃繼呼郝鎮至殺之因
右丞張惠是時高觿張九思宿衛宫中開門大呼曰此賊
也叱衛士急捕之多就擒時帝在察汗淖爾聞之即遣和
爾果斯按和爾果斯原作和禮霍孫今譯改後做此歸討為亂者皆棄市和爾
果斯入相太子曰阿哈瑪特已死汝任中書誠有便國利
民者毋憚更張茍或阻撓我當力持之江南行省以歲課
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

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悉
却之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
至漢成帝不絶馳道唐肅宗改絳紗服為朱明服心甚喜
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於時世祖春秋高太子在中書
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休
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二十年冬江南行臺監察
御史言事者請禪位于太子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奏
不敢遽聞而阿哈瑪特之黨以臺臣隱匿乘間發之世

祖大怒太子益懼未幾遂薨太子初爲燕王時劉秉忠
薦中山王恂輔之又嘗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爲世
所稱成宗即位追謚文惠明孝皇帝

臣等謹按裕宗爲太子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
政柄所歸中外聞風畏忌固其宜也阿哈瑪特當
國既久威福自專人心憤怨已非一日乃奸人王
著等偽托太子名遂召而殺之雖阿哈瑪特罪惡
貫盈死有餘辜亦可見太子專權擅命舉朝但知

有太子不知有世祖矣厥後臺臣奏請內禪事屬非常阿哈瑪特之黨乘機搆釁以太子之賢竟至憂懼不安而卒論者惜之

御批通鑑輯覽謂內禪本非臣下所宜請珍戩之禍不始于請禪之日而伏於預叅朝政之時且我遇是禮亦當如是豈爲人子者所忍言使當日但令養德承華羣小何由窺伺即阿哈瑪特之事奸徒亦何由假名以釀禍機叅繹

聖訓所以咎始謀之不善者至深切矣

阿裕實哩達喇 按阿裕實哩達喇原作阿育師利達拉今譯改後倣此

阿裕實哩達喇順帝長子母鄂勒哲呼圖克 按鄂勒哲呼圖克原作完者忽都今譯改後倣此 皇后奇氏至正十三年詔立爲皇太子帝在位久怠於政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事皆所臨決后與太子遽謀內禪諭意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召至宮舉酒由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所親暱御史中丞圖嚕特穆爾未及奏而所

令御史被遷官太子疑太平子額森呼圖克泄其事决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都爾噶聞之數於帝前左右之故太子未得逞十九年十二月太子以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杖殺之二十一年九月阿勒呼木特穆爾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帝令以太平爲留守實欲置之死地會有引兵縛阿勒呼木特穆爾至軍前者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宦者保布哈托歡（按托歡原作脱歡今譯改後倣此）内侍太子外納綽斯戩多驕

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極諫太子怒令御史大夫㑹達實傳諭祖仁以托歡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書切言之臺臣皆請罷于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乃辭退帝又特令㑹達實諭旨祖仁復上疏論之帝大怒祖仁等皆左遷時㑹達實乃力持其事太子惡之譖于帝前遣之歸初綽斯戩徇太子旨誣㑹達實

額森呼圖克等謀不軌鍛鍊具獄帝知其無辜數諭太子寢事太子不從而綽斯戩保布哈皆附太子必窮究之額森呼圖克等貶死又圖沁特穆爾先與中書左丞額森布哈有隙額森布哈因譖其詆毀朝政而博囉特穆爾者素與圖沁特穆爾善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下詔削博囉特穆爾官職奪其兵博囉特穆爾輙拒命遂詔庫庫特穆爾按庫庫特穆爾原作擴廓特穆爾今譯改後倣此出兵討之博囉特穆爾知詔命調遣皆綽斯戩之所爲令圖沁特穆爾

舉兵向闊知院伊蘇按伊蘇原作也速今譯改後倣此等迎戰不利太
子率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圖沁特穆爾兵至清河遣
人即軍中問故以必得綽斯戩及保布哈爲對乃執二
人畀之皆爲所殺遂復博囉特穆爾官仍守禦大同圖
沁特穆爾並授平章政事引軍還大同先是太子至路
兒嶺詔追及之還宮遂命庫庫特穆爾調兵分道進兵
討博囉特穆爾博囉特穆爾留兵守大同自率兵與圖
沁特穆爾魯達實等復大舉向闕太子率師拒之不利

復出奔博囉特穆爾既專國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不報二十五年太子發諸路兵進討博囉特穆爾大怒偽為皇后書召太子遣兵攻上都之附太子者七月博囉特穆爾及魯達實圖沁特穆爾等皆伏誅九月太子還大都方太子之奔太原也欲謀自立及還宮后傳旨令庫庫特穆爾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庫庫特穆爾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大軍以數騎入朝太子深銜之二十八年明兵大至帝同太子避兵北行

京城陷後二年帝殂太子從數十騎遁

臣等謹按順帝預立太子令其臨決軍國重事是權已下移兼以帝在位久怠於政事遂罷結近侍譖害廷臣諸形悖戾建儲之獘至斯極矣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太子與奇后初既思爲内禪之謀繼復圖爲脅要之舉其不知有君父逆惡已無可解坐致奸徒橫恣内亂迭生宗社淪亡流離遁去良由順帝孱弱事先不能防禍至不能救誠如

御批所引荀卿之言父報讐而子行刧者也可不戒哉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五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六

明

惠帝

惠帝諱允炆太祖洪武二十五年立為皇太孫太祖子懿文太子標第二子也先是太子卒帝謂羣臣曰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何如燕王名棣太祖第四子也時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

年富世嫡之子子殁孫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晋二王於何地帝大哭而罷然以三吾言遂立允炆為皇太孫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太孫即位先是黄子澄以翰林院修撰充東宫伴讀方帝為太孫時甞語之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及即位命子澄與齊泰同叅國政是年秋七月周王橚子有爋告橚謀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帝問泰與子澄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

燕之母弟削周是翦燕之手足而燕可圖也謀定乃命李景隆以備邊為名猝至開封執周王以歸廢為庶人時用事者多議削藩燕王棣自帝為太孫時即懐窺覬及是僧道衍勸棣舉事棣一切陰事皆與道衍謀久之事益露上變者日甚帝用齊泰議更置守臣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司並受密命伺察燕事㑹燕山衛百户倪諒告變帝下詔讓棣遣中官逮王府僚屬謝貴張昺以軍士列九門

防守張信叛附于棣以情輸之棣乃用道衍計潛納勇士入府守衛及朝使至棣偽縛官校置庭中紿貴昺入執殺之舉兵反乃上書於朝指齊泰黄子澄為奸臣請入清君側稱其兵曰靖難書聞帝削棣屬籍廢為庶人命耿炳文帥兵討之八月炳文敗績召還以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代炳文二年夏四月景隆兵敗奔德州冬十月詔景隆還三年冬棣大舉南犯四年六月棣兵渡江犯京師谷王橞及李景隆迎降京師陷宮中火起帝

不知所終

臣等謹按明祖以名都大邑封諸子致燕王恃其强盛骨肉相殘遂成篡逆之禍論者知其誤於建藩而不知更誤於立孫也惠帝以柔懦之姿仔肩重器設果在位永年其措施遠不如成祖當時太祖蓋預料及之乃狃於經生之言雖屬意長君不敢輕違古制其實立孫本非經訓且建儲密議亦非廷臣所宜參預明祖心知其不可顧委曲遷就

不得已而立之眞所謂徒愽虛名而昧於遠慮者也

御批通鑑輯覽謂神器當擇賢而畀燕王素稱才武明祖自當内斷於心付託得人可弭他日骨肉之釁况父子世及本三代以下之常經既知長君為社稷之福復有何疑豫向廷臣婉轉曲詢三吾不過樂太孫寛厚乃敢偽托禮文隂撓大計罪不容誅明祖不知慎始慮終輕于授受當斷不斷實階之

屬敬誦之下仰見

皇上洞灼幾微窮原探本為從來史論所未及至太孫在東宮時即以諸王尊屬擁重兵為慮嗣位以後輕信齊泰黄子澄諸人自速覆敗誠不知度德量力者燕王陰險猜忌當太孫未立時即萌覬覦迨削藩議起更得藉以有辭遂致躬行篡奪肆意誅戕殊無人理

御批於燕王之罪不稍寬假而建文之柔闇失德齊黄

之輔導無術咎無可辭要其致亂之故實由明祖輕易建儲自貽伊戚

御批以建儲建藩二事皆必不可行為天下後世計至深遠矣

仁宗

成祖永樂二年夏四月立子高熾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為類己高煦亦以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丘福等言

高煦有功宜立獨金忠力爭以為不可帝召解縉問之縉稱皇太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皇孫瞻基也復問黄淮伊昌隆對與縉同帝意乃決七年二月帝北廵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右春坊大學士黄淮右諭德楊士竒輔太子監國詔惟文武除拜邉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啓太子處分九年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為皇太孫十一年帝如北京皇太孫從仍命皇太子監國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

高煦譖悉徵東宫官屬下詔獄楊士竒楊溥金問皆坐繫特宥士竒復職時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以勲舊不問密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願舉家連坐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宫僚楊溥黄淮等亦獲全十五年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將廢為庶人皇太子力救得免徙封樂安帝北廵復命皇太子監國十六年秋官寺黄儼等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譖太子擅赦罪人帝怒下賛善梁潜司諫周冕於獄殺之二十年春帝

自將征額魯特命皇太子監國九月帝還京師太子屢遭讒搆帝以楊士奇輔導無狀下錦衣獄禮部尚書呂震壻張鵬朝叅失儀太子宥之帝怒震命與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同下獄罪義不匡正也尋皆釋之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楊士奇等留京輔太子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崩八月太子高熾即位是為仁宗在位一年崩太子瞻基即位是為宣宗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帝親征高煦自徙國樂安益

怨望帝即位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為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金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民畜馬立五軍四哨除授尚書都督侍郎遣人約山東都督靳榮為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李濬家居變姓名詣京白其事高煦遣親信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内應輔立縶以聞帝遣中官賜高煦書高煦盛兵見之遣百户陳剛賫奏至索誅奸臣多所指斥帝與夏原吉張輔定議親征帝至樂安高煦降帝以

廷臣劾章示之令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築室西安門內謂之逍遥城并其諸子錮之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邉者一千五百餘人後數年寧王權上書請赦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伸足勾帝仆於地帝大怒命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觔高煦頂負之輙動乃令積炭於上燃之逾時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亦死

臣等謹按成祖以英鷙之姿入承大統起事之初深器高煦以為類已本無知人先見及乎即位建

儲不内斷於心顧與廷臣展轉定計雖太子仁孝與好聖孫之對出於公論然儲位重器本非可宣言冊立集羣議而用之也成祖每值廵行即勑太子監國事權所繫詎免擅專髙煦入諸於前髙燧進譏於後屢攖帝怒譴及宫僚成祖於父子之間幾不能諒其心跡幸太子賢孝輔佐有人得以瀕危即安否則跡涉嫌疑未有不遭誣搆者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立儲已鮮善全監國尤易招疑釁即

揔師以出大事固可由行在親裁庶務亦可簡重臣分理何必令在潛勿用之人揔攝朝政使媒孽者藉以有詞允為古今至鑑至高煦賦性兇頑當仁宗監國時逆迹已著賴太子營救得免乃奪嫡之念未嘗一日忘洎乎洪熙短祚宣德改元即顯然謀叛可云稔惡不悛

御批謂太子不念譖害之惡曲示包容雖稱大度然國典所在豈容參以私情坐使梟獍性成他日逍遥

見繫身隕銅缸則先朝姑息實貽之害所以厚責
太子者至當不易總由成祖建儲伊始機事不密
高煦窺測有素是以潛蓄異謀歷數十年曽不少
息成祖旣明立太子又預立太孫自謂貽謀甚善
不知兩朝之亂即基於此
御批謂太孫名號惟唐高宗之立重照嘗一用之彼時
武氏專政事出宮闈豈可攄為典要況建文之鑒
匪遥成祖尤不宜循革除故事若逆料高煦他日

必爲不靖預正名分以杜之則已既茂成命而萌
逆志又安禁其子之不效尤
聖人立論之精垂訓之切誠萬世所宜法守也
光宗
光宗諱常洛神宗長子母王皇后初封恭妃先是神宗
無嫡嗣鄭妃有殊寵生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
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籍籍疑帝將立愛給事中
姜應麟首抗疏請立元嗣為東宮貶廣昌典史大學士

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時帝以旱霾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帝下詔禁諸曹言事而廷臣以建儲請者益多十八年正月帝宣皇長子出見時行請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閱諸臣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概置之若諸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無瀆擾二十年春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請豫教太子貶秩調外於是六科給事中各具疏論救而

孟養浩言尤力詔削籍為民二十一年春王錫爵入閣密請建儲以踐大信帝手詔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並封為王命有司具儀諫者甚衆帝迫於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舉行是年冬王錫爵復力請定國本帝曰中宫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况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悟錫爵因復言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益心動次

年遂命皇長子出閣講學輔臣侍班詞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二十八年冬給事中王德完復疏請立太子帝震怒廷杖除名廷臣論救者甚衆帝諭廷臣慎無瀆擾如必欲為德完則再遲冊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二十九年冬始立常洛為皇太子時太子年二十羣臣屢請冊立冠婚並行沈一貫草敕請下禮部具儀而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冊立者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為國王也帝意亦悟命即舉行同日封常

洵為福王並册封諸王營福王邸第費二十八萬路費三十萬十倍常制廷臣請王之國者數十百奏置勿省三十一年獲妖書初刑部侍郎呂坤嘗撰閨範圖說太監陳矩購入禁中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或為之跋名曰憂危竑議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刋刻實藉此為奪嫡地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並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於帝帝重謫二人事遂寢至是續

憂危竑議復出朱賡於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為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畧言帝立東宫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為内閣者以賡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敕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素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臯直指為正域鯉所造先後捕逮雜治竟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皦生光生光性險賊多脅取人財又嘗為妖詩傾戚里疑書

出其手遂下獄拷訊錢夢臯康丕揚令引正域生光仰面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久之獄不能具會皇太子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而陳矩提督東廠屢會法司拷訊心念獄無主名帝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遂與法司歸獄生光磔之四十一年春廷臣交章力請福王之國帝以明春為期會錦衣百戶王曰乾訐奏鄭貴妃内侍與奸人用厭勝術詛呪皇太后皇太子死欲

擁立福王帝震怒葉向高請帝以静處之因言曰乾疏不宜發而别語法司治諸許人罪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國以息羣喙帝不得已始令就藩歷年礦稅使所進珍奇羸羨悉以資之賜莊田二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四十三年夏太子居慈慶宫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梃入宫門擊傷内侍至殿前階下被執皇太子奏聞帝命法司案問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按其

迹若涉風癲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宫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兄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既以風癲奏刑部郎中胡士相等覆訊一如廷元指按律當斬加等立决奏定未上㑹提牢主事王之寀散飯獄中私詰差得口詞甚悉之寀備揭其語因侍郎張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狂乞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廷臣連章趣之而郎中陸大受疏有奸戚二字帝怒之與之寀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言

福王肘腋宜亟翦除亦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縣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於是原問諸臣擬為口實遂以風癩為定案越數日問達令員外郎陸夢龍與十三司會鞫衆咸囁嚅夢龍獨詳訊之具得內監龎保劉成主使狀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差所供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龎保劉成對質保成皆貴妃內侍多侵國泰語國泰懼出揭自白給事中何士晉直毀國泰且侵貴妃帝心動諭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

無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無株連帝乃御慈寧宮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列左階下召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及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别意何不早更置因命内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何説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風癲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議論紛如爾等為無君之臣使我

為不孝之子帝復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叩頭出遂磔差於市㨂死成保禁中馬三道等皆議流其事遂止四十八年秋七月帝崩太子即位改元泰昌在位一月崩

臣等謹按神宗以鄭妃之故寵愛福王光宗地居冢嗣至十三歲尚不令出閣講學維時在廷諸臣紛紛建議請立太子坐爭國本得罪竄謫者踵相繼葢神宗當皇太子未立之時即宜於諸子中慎

簡輔佐養德深宮然後察其材地徐擇賢而立之即果屬意福王尤宜教之以正俾小心斂抑勿致驕盈即不明立太子中外誰得而測之乃徇私溺愛於元子待遇殊薄遂令廷臣妄生窺測斤斤以册封儲貳為當時急務及儲位已定猶以保護東宮動興大獄究之廷議呶呶不過隨聲附和未有能深思遠慮善謀家國者也

御批通鑑輯覽以其時舉國若狂惟李獻可疏請豫教

其語近理神宗惑於內寵於養正育德概置弗問何怪光宗身處危疑毫無動忍一臨御而不能自主福王出就藩封侈逾常制膏腴鹽筴適足啟驕奢貪恡之漸厥後羣盜生心卒以象齒自焚可謂貽謀不善大哉

聖言於明代君臣之失銜斷不爽若妖書詛咒事涉曖昧而梃擊一案尤莫須有之事

御批謂福王之國定期屢易廷臣疑其逗遛意在奪儲

交章敦促已屬過當乃奸人從而效尤逞其簧鼓實由法令之弛至妄男子闌入禁門罪有應得風癲與否本無事深求當時好名者欲以安儲自任遇事生風妄生荊棘必待至尊臨軒剖晰東宮委曲求全君臣父子之間以文偽調停建儲流弊無所不至所以

垂示方來者切矣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六